

城市里的陌生人



[城市里的陌生人_下载链接1](#)

著者:[美] 张鹏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

装帧:平装

isbn:9787214112569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作者介绍:

Zhang Li (张鹏)，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教授。199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城市人类学、人口流动、中产阶级及其消费实践、后社会主义等。除本书外，还曾出版著作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 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0年)

目录: 引论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的流动人口

第二章 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

第三章 空间的私有化

第四章 权力的私有化

第五章 性别、工作与家户的重构

第六章 犯罪与秩序

第七章 拆除浙江村

第八章 出走与回归

结论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译后记

参考文献

• • • • • ([收起](#))

[城市里的陌生人_下载链接1](#)

标签

社会学

人类学

海外中国研究

城市

流动人口

城市史

中国

政治社会学

评论

书是好书，可是把其中几十个乐清 (Yueqing) 都翻译成了“岳清”这个实在不能忍。译者袁长庚固然对浙江地理不熟悉，但作为出版方在三审和校对中都没有看出这个，实属出版事故。江苏社后续是如何应对的？

书还未正式上市，没有正式封面，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觉得阅读上有不舒畅的地方，责任在译者

翻译小处瑕疵，大体流畅，可为范例之一；体例严整，亦可作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体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在作者笔下划分此二者界限似乎已无意义），对流动人口形象话语权的争夺，社会网络的构建与重塑，政府与私人网络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以至犯罪、暴力和拆迁的使用，集中体现在北京城郊浙江村这一空间和空间边界的变动中。作者据此认为“后社会主义”假设没有考虑计划经济解体后原来的社会成分和权力关系重构过程中，国家很可能以新手段重新成为最终控制者，市场交易也必须植根于某种本地化的社会网络，故而中国是“晚期/后期社会主义”模式。略遗憾的感觉是空间这一理论篇章中反复提及的因素在全文中戏份似乎不多，给浙江村设定一个地理边界和场景感后便躲在幕后。似可开展更有趣的研究，如空间边界的争持导致其上建筑物和人员在几个月内的变化。

跳沟失败，且无聊。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作者根本没懂

二十年前的著作，迄今依然是博论写作的范本，编织理论与材料的叙述方式尤其值得学

习。翻译流畅，指出一处小问题，王光英是刘少奇的妻舅而非姐夫。

岳清这么明显的翻译问题不应该出现，作者有些理论的使用有生搬硬套之嫌。无论如何，20年过去了，非政府形成的权力空间被暴力规训成受管理的新空间，这个现象依然随处可见

优秀，结构到论述都可圈可点，可读性、说服力俱佳。前半部还能想到《温州一家人》（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甚至联想到《佛罗里达乐园》）。尽管田野部分主要完成于96年，但第七、八章稍微置换一下，“浙江村”对应大兴等地，“温州人”对应“low端人口”，几乎可以用来解释17年冬天的事件。二十多年过去了，首都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治理的理由和逻辑居然一样一样的，控制手段确实是周期性的。只是当年上级ZF与基层ZF的内部分歧如今似乎也已统一，但今日更多了一些记录与发声的渠道。另外，对流动人口的驱逐与不久之后的下岗潮，让我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清理动机除了作者提及的三个原因，也许还应加上一条“经济正在崩坏”。勘误：“岳清”应为“乐清”，P16最后一排“湖南村”应为“河南村”，P160倒数第四排“她”应为“他”。

很不错的民族志。在底层，权力如何生产？社会网络和空间又起到什么作用？外来人口是否就带着高犯罪率和低素质的原罪还是被刻意建构描述边缘化？一面享受着外来务工带来的利益，一面又冠以“低端人口”和污名化，京城当年拆的“牌坊”其实还立着，只是上书四字“又当又立”。

当初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关于贫民窟的讨论，找不到感觉，因为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啊。但回头一想，我们有城中村，有棚户区啊。了解过本书记录的北京浙江村的兴衰史，加上后来1999年、奥运前乃至上个月的整治运动，开始理解雅各布斯为什么极力反对消灭贫民窟。大城市注定要吸引更多人的聚集，low-end人口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谓由他们带来的城市病，正是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规划之所以存在的依凭。把人一赶了之，实质上是一种“反规划”，将一并削弱城市在大人口下的优势——更高效，更多机会，更少人均消耗。具体到中国，除了规划理论依然步现代主义后尘，另有特殊的国情，就像决议拆除浙江村的上级官员说的，经济上的损失不能和政治上的损失相比，政治稳定的诉求往往压倒一切。本书田野记录多于理论探讨，阅读体验极佳。

/s/1eSbBV5S

此书写于项飏之后，基本上一个是“地方政治学”一个是“地方组织学”。都不错。

老袁翻译 相当赞

翻译很流畅。

老实说不是很过瘾。空间的概念很有吸引力，但并非关键所在，构建和解释的过程也不够精彩。一篇论文的篇幅就够了。支持一下译者，译文很好。

看完才发现译者是豆瓣的友邻~(・´・)

写作方面比较流畅，理论讨论和民族志叙述方面分配比较合理，可以做作为研究生论文写作的模板。但如果能从浙江村回应中国整体经济变迁过程就更好了。

下得了功夫，才能写得出好论文。field work还是要做啊。相比较而言，内谁的书简直不好意思拿出来。

一面是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故事:纺织业起家，宗教和广泛的流通网络，小业主团体的关键角色。另一面是我们熟知的中国故事:官僚制，社会主义，城乡二元，驱逐外地人的首都，腐败。但是到现在我们也不完全明白两者如何在结合在一起，以及未来如何演变。本书深入挖掘了这种结合的很多方面。

很扎实的田野，晚期社会主义中的庇护网络，以及社会空间的生产和话语争夺

22年后，北京的寒冬里又有一群陌生人被迫离开，他们被叫作“低端人口”。

书评

2011年夏，我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陈志明教授开设一门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讨论课。开课伊始，陈教授特地从课程大纲中指出几本著作，叮嘱我们几个博士班的学生，“可以向人家学学如何写博士论文”，其中就有这本《城市里的陌生...

我很好奇，对于能否由不同的研究者在同一个地方展开民族志研究，人类学自身已经有怎样的反思。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在一个规模不大、情况也并不那么复杂的地方，没有绵长且多面化得让每一个受访者自己都晕头转向的历史/历史叙事。浙江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项飏带了...

我知道“浙江村”的概念是源于项飙，对社会学/人类学有兴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那本《跨越边境的社区》，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民族志。这本书前两年好像又出了新的增订本，配合前年冬天发生在北京的旧新闻，很多人应该也会想去翻出来读。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第一次读关于“浙江村...

出乎我意料的有趣，本身涉及流动人口可谈可写的方面就太多，此书如书名所说，聚焦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和权利，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尽管如今北京的燕郊已经十分繁华，房地产十年长盛不衰。“流动人口”也不再是小商贩，农民工的同义词——近年一线城市滞纳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

这是一本基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作品，研究对象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浙江村”。人类学的著作其实阅读门槛比较低，内行看门道、外行也可以看看热闹。抛开严谨的学术理论和模型，田野观察的描述本身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因为学者的视角通常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带...

十年前初到北京，四处闲逛，曾目睹大红门的鼎盛，耳闻温州老板们的传奇。温州的地理概况接近威尼斯，水路纵横交错又近海，可惜长期的海禁，阻碍了大规模海

上贸易发展；在广大内陆地区，温州人反复探索了每一寸可能存在商机的土地，季羨林先生在留德期间，遇到过流浪在欧洲的温...

前阵子微商拿自己当“徽商”后人的段子着实让人尴尬了一番。中国人是看重历史又轻慢历史的，改革时期，实利主义已经慢慢成为默认趋势，多少借花献佛和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其在背后驱动。如果你觉得微商“没文化真可怕”，那蜚声国际的浙商，其实也同样并不多么更有文化。“温州...

撰写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中《城市里的陌生人》一书的书评，是在今年五一假期前夕。众所周知，五一劳动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而《城市里的陌生人》里所讲述的，正是支撑起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经济成果的劳动阶层，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场所都远离故乡，在千里之...

与晚期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在治理术愈发精致的今天，流动人口将空间和权力稳固私有化的努力不会再轻易成功（哪怕就是在一小段时期内）。要么或主动或被动地消解在摇篮中（比如，在传统上被视为“组织起来”的要件——“同乡忠诚”在如今的可行性还有多高？况且，同乡群体内部的...

与晚期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在治理术愈发精致的今天，流动人口将空间和权力稳固私有化的努力不会再轻易成功（哪怕就是在一小段时期内）。要么或主动或被动地消解在摇篮中（比如，在传统上被视为“组织起来”的要件——“同乡忠诚”在如今的可行性还有多高？况且，同乡群体内部的...

上个世纪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取得支配性地位，但这个过程却是复杂的，并遍布着大量的细节与悲欢。作为一种历史的叙述，这些撼动人心的部分非常有可能被线性的宏大叙事所掩盖；不过，在人类学者的视域中，过程和细节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张力，饱满而丰富，显现出巨大的阐...

京津冀一体化正在被热议。但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一切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是依靠于权力而进行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那些声称将被拆分和搬迁到外省的各大部委、国企央企总部以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撼动。它们的背后牵扯了太多深厚的政经关系。 ...

[城市里的陌生人_下载链接1](#)